

世界文學名著

巴爾扎克選集

夏貝爾上校

穆木天譯

Honoré de Balzac

Le Colonel Chabert

文通書局出版

呈獻給夏斯特雷家的姑娘，伊達·得·波卡爾梅伯爵夫人

夏貝爾上校

「喂！又是我們那個老車夫外套啦！」

這一聲叫喊，是在法律事務所裏，人們稱做「小伙計」之類的，一個書記，發出來。那個書記在那個瞬間正在很香甜地啃着一塊麵包；他從麵包裏頭提出一點麵包心，把它團成一個小團團，嘲笑地從他靠着的那個窗口扔了出去。當時，一個陌生人正打代訴人代爾維勒住的，坐落在維維安路上的，那所房子院心里穿過。那個小團團打得非常準確，在打到那個人的帽子上之後，又蹦回到差不多同窗戶一般高的地方。

「喂，西蒙南，不要對人瞎胡鬧啦，那樣，我就把您趕到門外邊去啦。不管那個當事人怎樣窮，那總是一個人呀，真見鬼啦！」那個首席書記，停住一份訴訟費用單的計算，說道。

像西蒙南那樣的小伙計，一般地說，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在所有的法律事務所裏，都是處在主任書記的特殊管理之下的；他到執達吏那裏去送文件，到法院裏去送

訴狀，同時也要給那個主任書記辦私事，並且還得給他傳書遞簡。就他的習性來說，他近於巴黎的街溜兒，就他的運命來說，他則似乎是一個官司匠。那一個孩子，差不多總是殘忍無情，放縱任性，不守紀律，好作歪詩，喜歡淘氣，好吃爛作。可是，差不多所有那些小書記，都有一位住在一個五層樓上的老母親，同他一道用着他每月所掙的那三十個法郎的。

「如果說那是一個人，爲什麼你叫他做老車夫外套呢？」西蒙南，作出來一個捉住他的先生的錯處的小學生的神情，說。

於是，他用他的肩膀頂着窗戶框，又吃起他的麵包和乾酪來；因爲他是站在那裏休息，就如同拉馬車的馬一樣，一隻腿提起來，靠在另一隻腿上，用鞋尖站着。

「跟那個鬼東西，有什麼玩笑好開麼？」一個名字叫作勾代夏勒的，三等書記，當時，是正在口述着他所苦心考慮的一份請願書的情由，叫一個四等書記在繕寫，叫兩個新從外省來的生手在作副本的，在口述中間，停止住，低聲說。

接着，他繼續下去他的口述：

「……可是，在他的高貴而仁慈的智慧之中，路易十八陛下……（都要寫成正字呀！哦！寫繕本的戴柔石大學者呀！）在他重新執掌國家大政之際，了解到……（他

了解到什麼玩藝了呢，那個胖子丑腳呀？）神聖的天意所授與他的，那種崇高的使命！……（一個嘆美號，下邊六個點兒：在法院裏頭，人們很虔敬的呀，沒有六個點兒可不行呀），而他的最初的思想，就是，如同以下引據的法令的日期所證明的那樣，要補救過來由於我們的革命時代的那些駭人而悲慘的災禍所造成的種種不幸，給他那些忠實的而且多數的臣僕，（多數，是一個拍馬屁的字眼，會要把法院裏的人們拍得舒舒服服的，）恢復起來那一切未有賣掉的產業，不論那些產業，已經變為公產，或變為王室的通常或特別的財產，或業已捐歸公益團體，須一律歸還原業主，因為我們認為，而且極力主張，那就是，在哪一年公布的那個有名的，而且是那麼公平的法令的精神和真義……請等一下，「勾代夏勒向那個書記說，「這一個烏歪句子，害得我要翻到後邊去啦。」——「哎，好嘞，」他，一邊用他的舌頭抵濕那個本子的後背，以便能夠翻轉他的公文用紙的厚頁子，「哎！好嘞，如果你想跟他開個玩笑，那你就告訴他說，老板只能在早晨兩三點鐘之間跟他的當事人談話：我們看看他到底來不來，那個老壞種呀！」

於是勾代夏勒隨又把剛才開始的那個句子繼續念下去：

「哪年公布的……好嘞麼，你們？」他問道。

「是啦麼，」那個繕寫者喊著說。

諸願書，談話，陰謀，同時在進行著。

「哪年公布的……哼？布卡爾老爺子呀，法令的日期，是什麼時候呀？字上可不與掉筆劃啊，寫的官樣一點呀，倒楣蛋！那佔頁數呀。」

「倒楣蛋，」繕寫者中的一個，在首席書記答話之先，重念着說。

「怎麼，你真把倒楣蛋都寫上啦？」勾代夏勒，以一種同時是又嚴峻又開玩笑的神情，眯望着那兩個新來的中的一個，喊道。

「可是，是的麼，」第四等書記戴柔石，傾身在他的隣席的那個人的抄本上，說，「他已經寫上了：字上可不與掉筆劃呀，寫的官樣一點呀，而且倒楣是寫的煤字呀。」

所有那些書記哄笑起來。

「怎麼，愚瑞老爺，你把倒楣蛋都當做法律名詞啦，而您說您是從莫爾塔尼來的呀！」西蒙南喊道。

「請你們好好地把它給擦去罷！」那個主任書記說。「如果那個專管挑剔文件的推事看見這些東西的話，他會說人家是瀆犯法律的神聖啦！您們簡直給老板搞麻煩麼。哦，不要再這樣地淘氣啦，愚瑞老爺！一個諾爾曼第人，不該滿不留心地寫一份諸願書

哦。那是法律界的「扛槍」呀。」

「哪年公布的……哪年呢？……」勾代夏勒問道，「請你告訴我，是幾時呀，布卡爾？」

「一八一四年六月，」那個首席書記，從他的工作上連動都沒有動，回答說。

在事務所門上梆梆的敲門聲，把那份累贅的請願書的辭句，給打斷了。那五個牙齒很厲害的，眼睛是活潑而嘲笑的，腦袋上長着捲髮的書記，在大家一起用着唱歌的聲音喊過了：「請進！」之後，就把鼻子向着門抬起來了。

布卡爾依舊把臉埋沒在，用法院的用語說叫做零頭把碎的，一大堆文件裏邊，繼續在作他正忙着弄的那份訴訟費結算清單。

那個事務所是一個很大的房間，裏邊裝飾着在所有官司房兒裏都見到的，古典的爐子。那些煙肉管，像對角綫似地，穿過那個房間，接連到一個堵住了的壁爐子上邊，在那個大理石爐台子上，有各式各樣的面包塊子，卜利乾酪的三角塊子，新鮮豬肉片，杯子，瓶子，以及主任書記的咕咕杯。那些食品的味道，同那個無盡無休地燒着的爐子的臭味，事務所和陳舊文件所特有的薰香，那麼如如貼貼地混融在一起，以致使連狐狸的羶臭，都會令人在那裏聞不到。地板，已經被那些書記所帶來的泥和雪給蓋住了。靠近

窗戶，擺着主任書記的那張轉筒寫字檯，同它背對背擺着給二等書記專用的那張小桌子。那個二等書記，當時，搞法院去了。時間，大概是早晨八九點鐘光景。那個事務所裏頭的裝飾品，也就是宣佈着不動產的扣押，拍賣，成年和未成年承繼人析產拍賣，終結或預備拍賣等等之類的，黃色的大布告，總而言之，就是法律事務所的光榮呀！在主任書記身後邊，是一個很大的公事櫃子，把那塊牆壁，從上到下，都佔滿了，它的每個格子裏，都塞滿了一捆一捆的公文，從那些公文捆子上，垂着無數的紙條兒和紅綫頭兒，那弄得那些訴訟文件別有姿容。在那個公事櫃的下幾格，滿滿登登地裝着用藍紙沿邊的，用黃了的厚紙盒子，在那上邊，寫着那幾個大案件的當事人的姓名，那些人的那幾個有汁水的案件，在當時是正在熬着呢。窗戶上的那些骯髒的玻璃，透進很少的陽光來。並且，在二月裏，在巴黎有很少法律事務所，在十點鐘以前，不點燈，可以寫字，因為那種地方，顯而易見地，誰都不去收拾；好多人到那裏去，可是沒有人停留在那裏，任何人都把自己的關心放在那個那麼無聊的地方上；無論代訴人，無論訴訟人，無論書記，對於那個地方的俗雅都是漠不在意，因為那個地方，對於那些書記，是一個教室，對於那些訴訟人，是一條過路，對於那個老板，則是一個實驗室。那套油漬漬的家具，是以一種那麼地宗教的小心謹慎，從這一個代訴人轉移到那一個代訴人手裏的，

因之，在有一些事務所裏，還依然保存着舊日的字紙簍，皮絨機器，以及從「謝累」的檢查官那裏來的公文口袋，「謝累」，是「謝特累」的簡寫，「謝特累」，是一種司法機關，在舊日的等級中就等於現今的初審裁判所。那一間烏漆墨黑的，堆着很厚的灰塵的法律事務所，如同所有其他的事務所一樣，是那些訴訟人最討厭的一個地方，他們認為那是巴黎的那些最醜惡的奇形怪狀之一。的確地，如果說那些間在裏邊拿祈禱當香料稱着賣的，潮濕的聖品室，如果說那些間在裏邊飄動着各種給我們指示出祝宴的終極，摧毀了一切人生幻想的破衣爛衫的，舊貨商店，如果說那兩種詩的垃圾堆，並不存在的話，一間代訴人事務所，在一切社會商店中就會是最令人駭懼的。可是，賭博場，法院，彩票房，妓寮，也是同樣情形。為什麼呢？或者是，在那些地方，活劇，在人的心裏頭演作着，使他對於那些配搭東西，滿不介意，那也就可以說明大思想家和大野心家的單純了。

「我的小刀子在哪兒呢？」

「我是在喫早點呢！」

「小心點，看讓人家給趕出去咬，請願書給弄髒哩！」

「沉靜點咬，諸位老爺咬！」

那種嘈亂吵鬧，當那個老年訴訟人關門的瞬間，一齊發了出來。那個老年訴訟人，在關門時節，非常謙恭，那種謙恭法，是把那個不幸的人的舉動給弄得古裏古怪的。那個陌生人試着想微笑一下，可是，當他，在那六個書記的非常冷酷地漠不關心的臉面上，怎找也找不出一點溫和氣兒來的時候，他臉上的那些筋肉，就弛緩下來。他的確確地很會判斷人，於是他就非常有禮貌地向那個小伙計打了個招呼，希望那個幹奴活的會很溫和地來回答他一聲。

「老爺，您們的老板，是不是可以見一見呢？」

那個好惡作劇的小伙計，沒有回答那個可憐的人，只是用左手的幾個指頭，在自己的耳朵邊上，輕輕地，拍了幾下，好像就是說：「我聾呀！」

「有何見教呢，老爺？」勾代夏勒問道。他，一邊向他問話，一邊把可以裝在四公分砲裏作子彈的一大口麵包嚥下去，同時，還搖晃着他的刀子，而且把兩條腿交叉起來，把一隻腳蹠向空中，跟自己的眼睛有一般高。

「老爺，我到這裏來，現在是第五次啦，」那個例棚的人說。「我想要同代爾維勒老爺談一談話。」

「是有事情麼？」

「是的，可是，我要同您們老爺面談……」

「老板睡覺呢；如果您有什麼困難問題，要同他商談，他只是在半夜裏才認真地工作呀。可是，如果您想跟他談一談您的案子，我們也可以，跟他一樣，使您……」

那個陌生人一點都沒有動情。他開始怯怯地望着他的周圍，就如同一條狗，溜到一個生人家的廚房裏，惟恐在那裏挨打一樣。由於他們職務關係，那些書記決不怕小偷；因之他們也就一點都不懷疑那個穿馬車夫外套的人，任憑着他在那裏踱來踱去，在那個地方，他滿想找一個坐位休息一下，可是怎找也找不到，因為他頭而易見地很疲勞了。照例，代訴人，在他們事務所裏，放很少的椅子。粗客人，站着等累了，就會唧唧噥噥地走開的，可是，他並沒有糟蹋，照某老檢查官的說法，決不要上稅的，那一點時間呀。

「老爺，」他回答說，「對不起，我已經預先跟您說過啦，我的事情，我得跟代爾維勒老爺面談，我要等到他起來才行呀。」

布卡爾算完了賬。他聞見他的咕咕茶的香味，離開他那把藤椅子，走到壁爐跟前，把那個老人，從頭頂一直打量到腳跟底下，瞅了瞅那件馬車夫外套，作出一種不可以言盡形容的鬼臉來。他大概在心裏想，不管人們怎樣去雕琢那個主顧，都不會從他身上擠

出一個小銅厘兒來；他要想給事務所擺脫開一個壞主顧，於是，就用簡短的話語，干涉起來。

「他們是給您講的真話呀，老爺。老板僅僅在夜裏頭工作呀。如果您的案情很重大的話，我勸您一點鐘再來好啦。」

那個訴訟者，以一種呆楞的神情，把那個主任書記瞅了一下，在那一瞬間中，待在那裏不動了。那些書記，對於打官司的人們的躊躇不決或夢想，所產生出來的，那一切的面容的變化和古怪的脾氣，已經見慣了，還在繼續喫他們的東西，一邊像馬在槽裏喫草似地，用他們的腮幫子作出很大的響動來，對於那個老人，就再也不理會了。

「老爺，我今天晚上來好啦，」那個，由於不幸的人所特有的一種倔強，想要捉到人類的過錯的老頭子，最後說道。

窮苦人得以運用的，唯一的警句，就是：拿着正義和善意，去對付不正當的拒絕。等到不幸的人承認了虛偽的社會的時候，他們就會很踴躍地投到上帝的懷裏。

「沒看見那是一個很出色的腦瓜骨麼？」西蒙南，沒等那個老頭子關上門，說道。

「他帶着埋在墳墓裏頭的人的神情哎，」一個書記接過去說。

「那是哪一個催索餘欠的上校呀，」主任書記說。

「不是，是一個每日的看門人呀，」勾代夏勒說。

「賭個東道好麼，我說他是一個貴族？」布卡爾喊道。

「我斷定，他曾經是一個看門的，」勾代夏勒接過去說。「像那個老頭子所穿的那件破破爛爛的，油油清清的，底下是一條一條的，馬車夫外套呀，只有看門人，天生地，穿着合適哦。您怕沒有看見罷，他的靴子已經穿了洞，水都進去了，他的領帶子，給他當做了襯衣啦？他是在橋底下睡覺的麼。」

「他怕是一個貴族，還曾經給人家作過門房的，」戴柔石喊道。「那可有的呀。」
「不然，」布卡爾，在笑聲中間，接過去說，「我認定，他在一七八九年是一個啤酒商人，在共和時代是一個上校。」

「啊！如果他是一個軍人，那我就請大家去看戲，」勾代夏勒說。

「那好啦，」布卡爾回答說。

「老爺！老爺！」那個小書記，一邊開窗戶，一邊喊着。

「你幹什麼呀，西蒙南？」布卡爾問。

「我喊他，想要問問他，到底他是個上校，還是個門房；他本人會曉得的。」
所有那些書記，都笑了起來。至於那個老頭子呢，他已經又走上樓梯來。

「我們跟他講什麼好呢？」勾代夏勒喊道。

「你們讓我來！」布卡爾回答。

那個可憐的人，低着眼睛，很懼怯地，又走進來，也許他惟恐，在他很眼饞地瞧見那些食品之際，會露出飢餓的樣子來。

「老爺，」布卡爾跟他說，「是不是您可以把您的姓名告訴我們，以便好叫老板記得……？」

「夏貝爾呀。」

「是不是在愛勞陣亡的那位上校呢？」恩瑞，還沒有開過腔，可是心裏老在憶記着要在那些嘲笑上，再揆補上一言兩語的，問道。

「就是此人，老爺呀，」那個老頭子，以一種古風的單純、回答說。

隨着他就退出去了，

「喂呀！」

「糟糕透啦！」

「吹牛皮！」

「嘿！」

「啊！」

「哼！哼！」

「啊！老怪物！」

「上當啦罷！」

「戴柔石老爺，您可以不化錢就去看戲嘍，」愚瑞向那個第四等書記說，一邊用着足以打死一個犀牛的氣力，在他的肩膀上敲了一下。

叫喊，笑，驚嘆，作成一條奔流，那種情形，就是用語言中的一切擬聲字，都表現不出來的。

「到哪個劇場裏去呢？」

「到歌劇館裏去。」主席書記喊着說。

「首先，」勾代夏勒接過去說，「劇場並沒有指明呀。我可以領你們到沙基太太那裏去，如果我想去。」

「沙基太太，並不是戲麼。」

「什麼是戲呢？」勾代夏勒接過去說。「我們首先要把論點弄清。我賭的什麼呢，諸位老爺？戲呀。什麼是戲呢，就是看的玩藝兒呀……」

「可是，若照這種說法，那你領我們到諾夫橋，看看水在那兒淌，就可以了事啦罷？」西蒙南，打斷他的話語，喊道。

「是化錢去看看的東西呀，」勾代夏勒繼續下去說。

「可是，人們化錢看的東西，有好多好多，都不是戲呀。這個界說，不正確。」戴柔石說。

「可是，你們聽我說好啦！」

「您簡直是胡塗啦麼，親愛的小伙子，」布卡爾說。

「庫爾秋斯，是戲麼？」勾代夏勒說。

「不是，」主任書記說，「那是蠟人館呀。」

「我拿一百個法郎賭一個銅板，」勾代夏勒接過來說，「庫爾秋斯蠟人館，那裏邊擺着的東西，也可以叫做戲。您到那裏去，您可以看見一種玩藝兒，價錢是不同的，看人家站在什麼地方看。」

「說來說去的，真討厭。」西蒙南說。

「你呀，你要小心我揍你呀！」勾代夏勒說。
那些書記都聳了聳肩膀。

「並且，也不能證明出來，那個老猴子不是開我們的玩笑呀，」他，停止住被別的那些書記的笑聲給壓抑下去的他那種議論，說道。「認真地說，夏貝爾上校是死了，他的妻子，又同參政院參政官費勞老爺結婚啦。費勞夫人呢，就是我們事務所的主顧之一呀！」

「官司，留到明天再打罷，」布卡爾說。「作事情好啦，諸位！扯七八蛋！什麼辦法都沒有。把您們那份請願書趕快弄完罷，在第四庭開庭以前，得要提出去。案子，在今天審。馬上趕起來呀！」

「如果那真是夏貝爾上校的話，當西蒙南裝聾作傻的時候，他哪能不會用他的靴子腳踢他的屁股呢？」戴柔石說，認為這一種觀察，比勾代夏勒的觀察，更為可靠。

「既然一點都不能確定，」布卡爾接過去說，「我們就規定好，到法蘭西劇場樓座裏，看塔爾瑪扮演尼羅好啦。西蒙南呢，讓他到池座去好啦。」

話說完，那個主任書記，就在他的辦公桌前邊，坐下，其餘的人，也照樣坐下了。

「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公布的（全部用正字寫），」勾代夏勒說。「好啦麼？」「是的，」那兩個抄副本的和那個繕寫的書記回答說。他們的筆，開始在公文紙上，響了起來，使事務所裏起了像敲小學生關在紙口袋裏的一百隻螞蟥的那樣的響動。